

凤凰嘴

庞壮国

凤凰嘴是一座山陵，正看有点像埃及法老的古墓金字塔。它高踞于白鹿原上，汉文帝活着的时候相中了它，依山势而建陵。陵墓呈等边三角形，叫霸陵。当地人偏偏不叫那陵墓霸陵，还是固执地叫它凤凰嘴。

凤凰嘴的东边是老柿坡，西边是赤水沟。它们是白鹿原上的好风水。据说好风水能出高人能育灵物。作家陈忠实和他的代表作《白鹿原》就是先后出生在白鹿原上。先有凤凰嘴，后来有了陈忠实，再后来有了《白鹿原》。我却逆着这个时间次序行事，我先读的《白鹿原》，后来看的凤凰嘴（霸陵），再后来见了陈忠实。

一次出差，临上火车才发现自己什么书都没带，赶紧在火车站的书摊上找书。竟然买了本盗版的《白鹿原》，火车上边读边当校对员，每页至少一个错字。到站了，也读完了。

来到汉文帝刘恒的长寝之地霸陵，开始还不知道它身后那片田野就叫白鹿原。我面对这个等边三角形的大气势土堆，以及土堆背后良田万顷的秀原，最先想到的不是陈忠实，而是汉文帝刘恒。命运沉浮，心思欣郁，是瞬间也是永久，时间笼罩下，平民和帝王都是一粒尘埃。

埋在白鹿原上凤凰嘴里的刘恒，是刘邦家的老四。因生母薄姬被老爹看不上眼儿，童年至中年他总是处于寂寞之中。他连京都长安都不能呆，从七岁开始就生活在寒冷荒凉的代北之地（现在山西北部）。名分倒是不低，代王。刘邦死后，汉朝以陈平、周勃为代表的大臣集团同吕雉为首的后党矛盾激化。吕后病死，吕氏势力作鸟兽散，中央权力暂时真空。大臣们不想再推举老刘家中那些骄横纨绔分子主政，眼光一致聚焦在老实巴交的刘恒身上。

委屈惯了的刘恒吓了一跳。心想，老臣们是不是坑我啊？天上掉馅饼怎么不偏不斜砸在我头上？刘恒战战兢兢地占了一卦，乌龟壳在火上烧得噼啪响，裂了个横纹。巫师说：“大横庚庚，余

为天王，夏启以光。”远古皇位由父传子，正是从大禹那儿开始的，夏启是大禹的儿子。巫师说，这一卦吉祥，你就勇敢地向京城进军吧！

刘恒卑恭谨慎地在大臣们的簇拥下走进未央宫。他无为而治，温良恭俭让，从容不迫地被历代皇家臣子尊为明主贤君的典型。只是后来当皇帝年头多了，刘恒才有些变味。他猜忌为他上台铺平道路的大将军周勃，削兵权降职位，从京城贬到县城，还不肯罢手，直至把他下到大狱。如果没有皇权思想毒害，刘恒这一辈子基本上能混到好人堆里。他在中国好几百个皇帝中，称得上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稀少特例。就连他长睡凤凰嘴里时也不肯铺张靡费，陪葬品不用金银只用瓦器。汉朝末年，王莽作乱，农民起义，描着红眉的起义军里那些贪财者比较爱好挖坟掘墓，目标是帝王公卿的阴宅。汉文帝的大土包却没人动它一锹土，穷人不缺腌咸菜的瓦罐。

我离开霸陵，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四合院里一个堆满书的屋子，见到了陈忠实。我们唠起他的老家，唠起他闷在老家瓦房里磨炼《白鹿原》的日子。印象中，他似乎在老家那间屋子寂寞了一些年，不进城，不见客，不钓鱼，不爬山。白鹿原人古往今来都是踩着心音行走，白鹿原的风就在他抬眼可望伸手可摸的窗外。陈忠实的忍耐和坚持，使得《白鹿原》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一。

我想起霸陵下一个主动给我们领路的年轻农民，就是他告诉我们霸陵有个美丽的土名。他站在高处，背靠凤凰嘴，向西一指，说：陈忠实的家就在那边十里。他说他读过《白鹿原》，村子里识字的人都读过。这话，后来我没对陈忠实说。我坐在陈忠实对面，心里却想着站在凤凰嘴下给我指点江山的年轻农民。我当然也一眼不眨地使劲看着陈忠实的面目。觉得老哥很亲近，没把我看成小作家。我呢，也没把他看成大作家。就那么面对面唠嗑，文学这时候是一种呼吸一种温度。我想到白鹿原、汉文帝、凤凰嘴、陈忠实、《白鹿原》，当它们结为一体的时候，它们成为一种连绵文化的时候，便骄傲地横亘在了悠悠天地之间。

后来，我偶然看到一篇《霸陵在哪里》的文章，才知道自己犯错了。文章说，霸陵根本不在凤凰嘴，而是在陕西省西安市江村大墓。声称是2021年考古新发现。文章说，凤凰嘴下有霸陵的错误，一错就是数百年。文章里提到的考古学家王学理让我倍感亲切，1990年代，王老先生曾带着我们几个文学人，去秦始皇的大将军王翦老家走村串户看陵丘。记得五六十岁的王学理先生，登坡下山，腿脚比我们年轻人都利索。这次我可记住了，江村大墓才是霸陵。



峰回路转 张云 摄

西河，心中的眷恋

黄骏骑

西河，志书上称“潜水”，因在城区的西边，老年人都管它叫“西河”。河边一大片地方，也随之称为“西乡”。西河全长百余公里，发源于岳西县公界岭，经莽莽林海，绕层层沟壑，过水吼岭、白水湾、吴塘堰，然后拐了个弯，兴冲冲地跑到潜山县城旁，一下子让整个县城变得温婉娟秀起来。

读小学时，星期天到离家不远的仰天庵山上拾柴。站在山顶，大人们会指着山外几十里远的地方，对没进过城的我说，那是西河，县城就在那里。明媚的阳光下，但见一条银白色的练带飘逸，直向天际。

1970年代末，我从学校奉调进城。从此，我的生活便与这西河紧密相连。

平日里，我从老人们的口中，听说过张天师西河斗蚌壳精的故事，还有在县城四门建塔，镇住县城不会随水漂走的传说。天长日久，我对身边的西河不由得心生敬畏。

在喟叹西河悠久历史、动人传说的同时，却不能忘记它的悲情。《潜山水利志》记载，西河的洪水多次威胁县城，尤以1969年7月那场百年一遇的汛情为烈。我更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段时间，西河少了诗意和灵气。河里泊满了船，但不是汉武帝巡游的龙船，不是李太白乘坐的扁舟，也不是装运山货的木渡，那是淘铁砂的船，挖河沙的船。铁砂、河沙就是票子。挖沙遗留下的痕迹，让整个河床凹凸不平，看不到一块河滩石，不是小山一样隆起的连绵沙堆，就是又大又深的水坑，还有倾倒河谷里的垃圾，把西河挤得越来越逼仄，连河流都走不动了。许多地方河床见了底，旱季，靠河水灌溉农田的农民遭了殃，而机器的污染，更使县城的用水受到了影响。

那时，每次在西河边漫步，面对满目疮痍的西河，我忧心忡忡。

西河的悲情终于迎来了涅槃重生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生态发展理念，为还西河灵动秀美的面貌吹响了治理的集结号。当地

政府会同水利、矿产等部门以雷霆万钧之力，一举关闭沿河的铁砂场、沙场，河道里再也见不到淘砂机那样的庞然大物了；清除河底烂泥，清运垃圾，整修河岸石坡，铺上绿茸茸的草坪，西河芳颜重现。

撤县设市，让西河迎来了新的生机，湿地公园建设再上新台阶。如今，河床舒展，地阔天圆，碧水汤汤，奔流不息。宽阔整洁的河堤上，杨柳、水竹、银杏成行，让行走在这里的人们心旷神怡。冬日里，红梅争奇斗艳，傲雪凌霜。夕阳西下，一对对情侣来到河畔，并肩挽手，悄语呢喃。人们在河边说笑着，玩耍着，坐着，站着，安逸又自在。入夜，华灯绽放，流光溢彩，西河两岸水清岸绿，尽显温馨浪漫。

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”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，欢喜的除了市民，还有大自然的“朋友们”，迄今为止，这里共发现维管束植物609种，两栖动物7种，爬行动物14种，鸟类118种，哺乳动物22种，其中珍稀动物有白胸苦恶鸟、黑水鸡、绿头鸭、红脚隼等，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如银杏，野大豆等等。

而昔日西河上的“吴塘小渡”处，已新建了橡胶拦河坝，拦住上游来水。堤坝由人工控制，可放可收，清澈见底的河水平静如镜，丰水季节，远处隐约可见河中漂流的竹筏，游人穿红着绿，登上竹筏，顺水而下，身形飘逸，平添野趣。真是：垂柳岸上接，翠竹躬身迎。舟行碧波上，人在画中游。

早年的西河大桥，满足不了市民出行需要，又在下游不远处修了一座双向6车道的大桥，以疏散车流，与外环路接轨。转眼到了2021年12月，“复兴号”高铁开到了家门口，作为高铁站的配套工程，潜河大桥凌空飞架，进城快速通道便捷舒适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天涯咫尺若比邻。家乡与全国、与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了。

漫步西河，走笔潜阳，我心怀舒畅。西河，美好的家园，心中的眷恋！我为你放歌，为你吟唱……

